

白化文
著

【白化文文集】

退士闲篇

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海外借

白化文

著

【白化文集】

退士闲篇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退士闲篇 / 白化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068-5696-6

I. ①退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中华文化—文集 IV. ①K20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170233号

退士闲篇

白化文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（邮编：100073）

电 话 （010）52257143（总编室）（010）52257140（发行部）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90千字

印 张 8.25
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5696-6

定 价 56.00元

总 序

化文学长与我是同学挚友，我们有共同的爱好，都对古典文学有一点偏爱。不过他的学问广泛，知识渊博，这是我们班同学都公认的。当他七十寿辰时，我给他写了一副贺联：

五一级盍簪相契，善学善谋，更喜交游随处乐；
七十翁伏案弥勤，多能多寿，定看著作与年增。

这里我说的，真是实话。他的“善学”和“多能”，是我最佩服而学不到的。据他片断的自述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他少年时就偏爱文科，读书很广，从不死抱着课本不放，而是大量地读课外书。虽然偏废理科，但对于海军史和舰艇知识，却非常熟悉，谈起来如数家珍。上大学时，他不仅认真听本班本系的课，还曾旁听过高班和外系的课。他1950年就上了北大，所以曾有机会听过俞平伯、罗常培、唐兰、王重民先生的课，比我们有幸多了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之六说：“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他的确是做到了“转益多师”的，因此有多方面的资源和传承，成为一个多面手。

他的“善学”，首先是尊师重道。一向对老师尊敬尽礼，谒见老师，总是九十度鞠躬，侍立倾听。直到现在，他讲演、发言时，提到老师的名字一定从座位上肃然起立表示敬意。他写文章时总是先举老师的字再注名，以字行的当然在外。这些礼节已是今人所不懂的了。事无巨细，他总是竭

诚为老师服务，真是做到了“有事弟子服其劳”。在他将近知命之年，拜我们编辑行的前辈周绍良先生为师，成了超龄的“在职研究生”。他在人前人后、口头书面，总自称为门生，极为恭敬，比青年人虚心得多。

他的“善学”，体现于学而能思和思而能学。孔子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化文学长是身体力行的。他在上大学之后，总结了自己的学习经验，得出自觉颇为得力见效的四条“秘诀”。

第一条是：

除了入门外语等课以外，大学的课程均应以自学为主。多读课外书，特别是指定参考书和相关书籍，学会使用最方便使用的大图书馆，学会使用各有各的用处的各种工具书，一生得益。

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。我愿意把它推荐给广大青年同学，不过万一遇上了要求背笔记的老师，可能考试得不到高分，那就不要太在意，争取在别的地方得分吧。

第四条也很重要：

老师的著作要浏览，有的要细读。对老师的学术历史要心中有数。这样，一方面能知道应该跟老师学什么，甚至于知道应该怎样学；另一方面，也借此尽可能地了解在老师面前应该避忌什么与提起什么。

这一条是准备进一步向老师学习真髓的方法。每个老师都有独特的长处和学术道路。你想要多学一些课堂之外的东西，就得先做功课，细读老师的主要著作，才能体会出课堂上所讲的那些结论是怎么来的，才能明白老师所讲的要点在哪里。化文学长在四条“秘诀”的其余两条里就讲了要注意讲义之外的“神哨”和听课时要多听少记，都是这个思路。读者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找他的《对一次考试答案的忏悔》《定位、从师、交流、考察》两文一读。

他的“善学”，还在于随遇而安，就地取材，见缝插针，照样能左右逢源，有所建树。化文学长前半生道路坎坷，屡遇困境，但他能边干边学，学一样像一样。徐枢学长分配到电力学校教课，心里郁郁不乐，先师浦江清先生开导他说，“你可以研究电嘛”。当时引为笑谈，化文学长却从中得到了启发，他说：“老师有深意存焉：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只要抓住‘研究’不放就行。因而我此后每到新岗位，一定服从工作需要，在工作中不废研究，多少干出些名堂来。”

（《浦江清先生二题》）他也就干出了许多“名堂”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以业余时间帮《文物》杂志编辑部看稿，看了不少发掘报告，从而也学了文物考古的知识，这对后来他研究佛寺和佛教文物很有裨益。同时也因看稿而向王重民先生请教古籍版本方面的问题，得到了许多课外的真传。

他的“多能”，就因为他“善学”。大学毕业离校之后，他不仅继续向本系的老师请益，而且还陆续向外系的老师求教，如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，哲学系的任继愈先生，东语系的季羨林先生，都得到不少教益。他在师从周绍良先生

之后，虚心学习敦煌学和佛教文献学，再和他本职工作相结合，创立了佛教和敦煌文献的目录学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。

我们只要看看化文学长这一批著作的书目，涉及好几门学科，就可以知道他的“多能”，正是他“善学”的结果。希望青年一代的读者，能从这些书里学习他“善学”的精神和方法，倒不一定要学那些具体内容。因为人各有志，条件各不相同，所遇的老师又各有所长。就如白先生自称“受益于周燕孙（祖谟）先生最深”，他也深知周先生的特长是音韵、训诂，但他不想学语言文字学，就如实地回答了周先生的探询。他最受益的是周先生给他讲的工具书使用法，而学到的还有周先生礼貌待人、踏实治学的作风，应该说是更重要的。

孔子自谦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化文学长少年时并不“贱”，从小在慈母沈伯母的精心培养下，决心要上北大文科。终于在北大中文系前后读了五年，在北大图书馆泡了六十多年，造就了一位“多能雅事”的传统文化学家，应了浦江清、朱自清两位先生在他幼年时说的预言。沈伯母在天之灵，我想应该含笑点头了吧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要出白化文学长的十本文集，汇为一辑，委托我写一篇序。我与他幸为知交，不能推辞，写一点感想，作为书前的题记而已。

程毅中

2016年8月

目 录

唐代士子与樱桃 001

纸鸢与风筝 012

也说说“升官图”与“彩选” 027

笔床茶灶 雨笠烟蓑 043

镜听·响卜·怀勺·打瓢（瓢卦） 059

竹夫人与汤婆子 073

闲谈“卦影” 086

人事：“书帕” 101

琉璃喇叭·鼓瑯·料泡·响葫芦·倒掖气 113

话“蜂台” 121

泰山东岳·地狱·酆都城 127

《史记》闲谈 149

规 往 204

知唐桑艾 209

二十年前旧板桥 211

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 214

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219

博 喻 222

竹林七贤与《竹林七贤图》 224

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描述 229

了一老师论“对偶”与“对仗” 232

附录：

原书作者致辞 248

《白化文文集》编辑附记 250

唐代士子与樱桃

樱桃，学名prunus pseudocerasus，属于蔷薇科，落叶灌木，经过栽培可成为小乔木。我国各地普遍栽植。樱桃花是很美的：花蕾红色，开放后花冠白色或略带红色，是著名的观赏植物。樱桃果实小，球形，带长柄，鲜红色，滋味甜中微酸。除了生吃，还可加工成果酱、果酒等等。相对于果肉来说，樱桃的核很大，有人戏称之为“核果”。中医用它的核来透发麻疹。

樱桃结实于早春，较之其他水果成熟要早。而且，果实一成熟就得采摘，否则，就会被“流莺”等鸟类抢先啄食。古人很看重这一点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中“仲夏之月”：

“天子乃以雏尝黍，羞以含桃。先荐寝庙。”郑玄注：“含桃，樱桃。”《吕氏春秋·仲夏纪》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等亦有类似记载。《史记·叔孙通传》：“孝惠帝曾春出，游离宫。叔孙生曰：‘古者有春尝果。方今樱桃熟，可献。愿陛下出，因取樱桃献宗庙。’上乃许之。诸果献由此兴。”

叔孙通是汉代初年“度务制礼，进退与时变化”的大师，承秦代覆亡天下大乱之后，说服汉高祖以至惠帝等，逐步推行儒家礼教。“荐樱桃于宗庙”不过是他的一个小小手法，以示在尝新之前，先表“敬天法祖”“慎终追远”之意。此后各个朝代，大体上也就因袭下来了。唐代特别重视，而且有

所发展。天子祭祀献祭毕，立即分赐相关人等，一起尝新。而且有时让百官等进入御苑自行摘食。颇有一些相关记录，如常被称引的《旧唐书·中宗本纪》所载：“夏四月丁亥，上游樱桃园，引中书门下五品以上诸司长官学士等入芳林园尝樱桃。便令马上口摘，置酒为乐。”以上都是常识，啰嗦说了一大套，不过是套话、开场白。说实话，我就不爱吃樱桃，认为果肉少；还不够吐核儿的呢！可是，唐代的人，尤其是盛唐以至中晚唐时期住在长安和东都洛阳的人，特别是皇帝、百官以及士子，却不是这样看的。

先说樱桃树和樱桃花。唐代的宫殿内，园林中，以至权贵、名流、仕女住宅等地，处处培育樱桃。初春樱桃花开，繁英如雪之时，似蜜样香甜的花心招蜂引蝶，也引来万人如海，元稹诗中所谓“同醉樱桃林下春”（《全唐诗》卷四一一）者是也。当代日本人看樱花的盛况庶几近之。唐诗中习见描述，试举几句为例：

刘禹锡《和乐天宴李周美中丞宅赏樱花》：“樱桃千万枝，照耀如雪天。王孙宴其下，隔水疑神仙。”

李德裕《樱桃花》：“皎日照芳菲，鲜葩含素辉。……风静阴盈砌；露浓香入衣。”

温庭筠《二月十五日樱桃盛开》：“晓觉笼烟重，春深染雪轻。静应留得蝶，繁欲不胜莺。影乱晨

飘急，香多衣雨晴。”

张籍《和裴仆射看樱桃花》：“昨日南辕新雨后，樱桃花发旧枝柯。天明不待人同看，绕树重重履迹多。”

白居易《酬韩侍郎、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》：“小园新种红樱树，闲绕花枝便当游。何必更随鞍马队，衔泥踏雨曲江头。”

从以上各诗，再参以其他文献，可知：

隋唐两代，公共场所以及较为名贵的住宅，都以种植樱桃为风尚。如唐代杜宝撰《大业杂记》所述：“东都大城，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，西拒王城，东越涧，南跨洛川，北逾谷水。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，南北七里。城南东西各两重，南临洛水，开大道，对端门，名端门街，一名天津街。阔一百步，道傍植樱桃、石榴两行。自端门至建国门，南北九里，四望成行，人由其下。中为御道，通泉流渠，映带其间。端门即宫南正门。重楼上重名太微观，临大街。直南二十里，正当龙门。”记的是隋都洛阳的建置。樱桃树是重要的行道树。唐承隋制，于东都大格局无所更张。至于园林，如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一中所记，西京长安大内的西内苑（北苑）有樱桃园，而上引刘禹锡诗中所说的“李周美中丞宅赏樱花”，指的就是后来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五所记，

洛阳履信坊内的“太子宾客李仍叔（叔）宅”：“宅有樱桃池，仍叔（叔）尝与白居易、刘禹锡会其上。”那可是东都名园，叠见刘、白吟咏。樱桃园甚至成为一种引路标志性的建筑物，如《玄怪录》卷一“裴谡”条，裴谡对王敬伯说，到广陵后可以去找他：“青辕桥东，有数里樱桃园，园北车门，即吾宅也。”裴谡已成仙，那可是神仙第宅。至于一般平民家中，也以栽种樱桃树为时尚。可参看《霍小玉传》记载：小王家住长安朱雀门街第四街胜业坊，李益初次往访，“引入中门，庭间有四樱桃树，西北悬一鹦鹉笼”。“樱桃树”说明居停主人身份不低，但也不太高，只能在庭院中种植，达不到拥有樱桃园林的水准，只可如丁仙芝《余杭醉歌赠吴山人》一诗所云“满庭新种樱桃树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一四），也就是了。霍小玉家的院子里靠“西北”（显然是正房房廊一角）设鹦鹉笼，乃是有钱悠闲的青少年女性的宠物。令人想起，明末清初秦淮河名妓以至扬州勾人入彀的高级“瘦马”家的陈设，与此异曲同工。这真是对典型环境的典型描写。

再说敕赐樱桃的事。相关资料甚多，典型的有：

王维《敕赐百官樱桃（时为文部郎）》：“芙蓉阙下会千官，紫禁朱樱出上栏。才是寝园春荐后，非关御苑鸟衔残。归鞍竞带青丝笼，中使频倾赤玉盘。饱食不须愁内热，大官还有蔗浆寒。”

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二八）

崔兴宗《和王维〈敕赐百官樱桃〉》：“未央朝谒正逶迤，天上樱桃锡此时。……闻道令人好颜色，《神农本草》自应知。”

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二九）

特别是王维的这首诗，堪称“诗史”，把赐予人等：百官；地点：庙堂；赐予时间：春荐寝庙之后，新摘的果子；赐予方式：由“内使”手持“赤玉盘”（取其与樱桃同色），往“青丝笼”里倾倒。赐予不少，够饱餐一顿的，后续的还有“防内热”的“蔗浆”（可见当时制砂糖之法尚在萌芽与学习阶段，如大量配合给与，只能喝轧出的甘蔗浆也。唐人记载，食用樱桃常和以精、酪，那种精也许是饴糖）。

还可再举几首：

王建《宫词》：“白玉窗前起草臣，樱桃初赤赐尝新。殿头传语金阶远，只进词来谢圣人。”

（《全唐诗》卷三〇二）

和凝《宫词》：“金鸾双立紫檀槽，暖殿无风韵自高。含笑试弹红蕊调，君王宣赐酪樱桃。”

（《全唐诗》卷七三五）

从上举二诗可见，受赐词臣以及其他受赐者是要进表谢恩的，今所见，有柳宗元的《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》可证。赐樱桃时，除了蔗浆之外，有时赐酪，作为伴食之物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代新进士及第，时间与采摘樱桃相衔接。那时的新进士及第后，要聚会狂欢一大阵子，不断地开宴会。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三“宴名”条就载有：

“大相识，次相识，小相识，闻喜，樱桃，月灯，打球，牡丹，看佛牙，关宴。”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四“崇圣寺”条引《辇下岁时记》：“进士樱桃宴，在崇圣寺佛牙阁上。”

（《辇下岁时记》，唐人佚名撰，单行本失传，今所见，宋代宋敏求《长安志》似首引之。）由于宴会太多，有的缺少钱财的新进士就顶不住。试看下则：

《唐摭言》卷三：“新进士尤重樱桃宴。乾符四年，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；时公以故相镇淮南，敕邸吏日以银一铤资覃醪罚，而覃所费往往数倍。邸吏以闻，公命取足而已。会时及荐新，状元方议醪率，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硕矣。于是独置是宴，大会公卿。时京国樱桃初出；虽贵达未适口，而覃山积铺席，复和以糖酪者，人享蛮画一小盎，亦不啻数升。以至参御辈，靡不沾足。”

这是阔少爷“撒漫”。可以与此对照的，则有同载于此书卷三的“蒋泳”“柳璨”两条，这两位缺钱，没有自己的

驴（新登科者与会必骑，亦即必备之物，没有的当场受罚，蒋泳受罚；柳璨借来的驴被牵走处理，以致无法向原主交代）。以之与樱桃无直接关联，我们不赘引了。

大乱之后，特别是安史之乱与黄巢进京之后，士子乃至由士子变成的官吏，丧乱之余，“故国平居有所思”之际，往往会把盛世与敕赐樱桃联系起来。

顾况《樱桃曲》：“百舌犹来上苑花，游人独自忆京华。遥知寝庙尝新后，敕赐樱桃向几家。”

（《全唐诗》卷二六七）

特别是诗圣、“诗史”杜甫，更是念念不忘：

《往在》：“赤墀樱桃枝，隐映银丝笼。千春荐灵寝，永永垂无穷。”

（《杜诗详注》卷一六）

《收京三首》（之三）：“赏应歌杕杜，归及荐樱桃。”

（《杜诗详注》卷五）

《野人送朱樱》：“西蜀樱桃也自红，野人相赠满筠笼。……

忆昨赐霑门下省，退朝擎出大明宫。金盘玉箸无

消息，此日尝新任转蓬。”

（《杜诗详注》卷一一）

经历过抗战，有过“漂泊西南天地间”经历的现代人，可能有类似的荆棘铜驼之感也。可惜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尚可指出，唐代士子一想到樱桃，往往会与某些浪漫想法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往来纠缠在一起。按，唐代女性点口红，不似当代人的抹全唇，而是朱樱一点。这在流传的唐代画作中多有反映。李商隐《赠歌妓》：“红绽樱桃含白雪，断肠声里唱《阳关》。”孟棨《本事诗·事感第二》：“白尚书（按：白居易）姬人樊素善歌，姬人小蛮善舞。尝为诗曰：‘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’”是为代表作，说的都是女艺术家唱歌。流览所及，尚有以下数事：

成式姑婿裴元裕言：“群从中有悦邻女者，梦女遗二樱桃食之。及觉，核坠枕侧。”

（《酉阳杂俎》卷八“梦”）

按，西方的谚语：“男女之爱，始于接吻，终于免身。”按葛理士（Havelock Ellis）的《性心理学》，“梦是心头想”，再结合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《梦的解释》的见解，共同解释，梦女遗樱桃，八成是对两次接吻的折射性梦呓呢！后来贾宝玉爱吃丫环嘴唇上的胭脂，与此遥